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3)01-0074-05

教育博士作为专业学位的身份再审视

徐 岚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EdD 与 PhD 的差别主要在于培养目标、探究过程、知识范式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EdD 教育因应了教师专业发展背景中对教师赋权和解放的需求, 强调以应用为目的的个人实践知识, 主要研究方法是批判性反思和参与行动研究等。要转变人们对 EdD 是“次等学位”、“非研究型学位”的误解, 就必须通过建立合作研究社群等凸现其改变世界的工具性, 发挥其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上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教育博士; 专业学位; 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3.7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在近年来引入了教育博士 (Doctor of Education, 以下简称 EdD) 这一专业学位, 但无论是相关领域的学生、教师还是学校管理人员对此的认识都还比较模糊, 也缺乏实践经验。常常听到的一种私下说法是,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博士的简称) 才是真正的博士学位, 而 EdD 是提供给学校高级管理人员 (通常是校长) 或教育部门官员的“山寨博士学位”, 因为他们无需也没有那个能力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此处对“真正”的理解, 反映了 EdD 在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地位。但也有人认为, 教育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学科, 有了工作经验后在职学习的方式更适合教师的个人发展, PhD 的研究常常太理论化而与实际职业需求相脱节, 专业型学位对于教师培养更有意义。

那么, 两者究竟谁更有价值? EdD 作为专业教育其“专业性”如何体现? EdD 在性质上是一个“非研究型学位”吗? 对教育专业学位的身份进行再审视, 有利于奠定 EdD 区别于 PhD 的理论基础, 并引导我们在当前教育博士试点工作的实践中少走弯路。

一、EdD 的发展历程及改革背景

自 1921 年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了世界上第一个 EdD 学位以来, 这一专业学位已经走过了 9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不过, 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专业博士教育起步较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爱尔兰, 专业博士大约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兴起并在 90 年代末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而在其它欧洲国家, 专业博士仍然不是一个被大家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概念, 直到 2005 年“博洛尼亚进程”第三次部长会议发布“柏根公告”, 才提出推进专业博士培养计划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美国和澳洲、欧洲的教育博士略有区别, 美国的教育博士在早期是作为职前教育形式存在的, 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在职形式, 而澳洲、欧洲的教育博士在引进之初就是作为在职形式、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而存在的。就美国来看, 因为办学趋同化, 从 80 年代开始人们对两者的培养目标和过程究竟有什么区别产生争议, 2005 年以后争论变得尤为激

收稿日期: 2012-10-09

作者简介: 徐岚 (1981-), 女, 浙江宁波人,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80136)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10221036) 的研究成果之一。

烈。尼尔森等通过对 1950~1990 年间美国近 2000 份 PhD 与 EdD 毕业论文的分析发现,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不大,只是 PhD 论文更多运用了多元统计分析,而 EdD 论文较多采用问卷调查。^[1]因为特色不明显,教育素质相对 PhD 又没有保证,EdD 的身份认同越来越朝着“次等学位”的方向发展。^[2]这不仅是因为教师的教学负担沉重及指导能力有限,还存在对 EdD 把关不严的问题,多数人修读的目的是为了混张博士文凭,而一些学校也堕落到只要学生付得起学费就不管其是否达到入学资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前院长莱文在该院的“学校领导培育计划”中举了许多案例,说明目前通过 EdD 学习获得的知识技能对于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并无实质性帮助。^[3]迪灵甚至建议取消 EdD 这一专业学位,改由文凭课程项目或非博士层次学位 EdS (Education Specialist, 教育专家)来替代完成 EdD 原有的培养教育领域行政管理者及课程专家之目标。^[4]

维金分析了 EdD 沦为“次等学位”的三个主要原因。^[5]第一,洪堡柏林大学“发明”了 PhD,使得重视纯学术研究的德国式研究型大学理念红遍全球,人们认为“发现的学术”比“应用的学术”更加重要,实践不过是理论的应用,比起发展理论的工作自然低了一等。第二,人们通常认为教师的专业性不强,社会地位远不如牧师、医生、律师,教育者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从硕士教育中来就足够了,根本没有必要上升到博士层次。第三,EdD 不像其他一些专业学位如医学博士、法学博士那样,有国家资格认证机构或学科专业团体的严格标准来进行质量把关。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教育学科的专业性不强导致了 EdD 的声望比起其他专业学位来显得黯淡无光。

而今,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为因应多样化的入学需求、增强大学—专业—职业场所的联系,一些大学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进行了 EdD 培养方式的变革。例如,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于 2003 年发布了一个名为《博士教育经验: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报告,提出要扩大 PhD 和 EdD 的差异,使 EdD 教育更加特色鲜明。^[6]新英格兰大学试图把从 PhD 教育那里借鉴来的“课程学习+毕业论文模式”转变为自身独特而灵活的“混合课程模式”,混合课程大致包括专业场域文化学习、专业实践、研究方法等模块,再加上系列论文及研究计划书写作,这种新模式被称之为“第二代模式”^[7],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对新知识生产模式的认知基础上的,即认为知识是对实践的反映,是由实践者在校园以外创造和检验的。

2007 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名为“卡内基计划:改造 EdD 教育”的研究小组,以重新审视和设计 EdD 的培养方案,力求使 EdD 能够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学校教育从业者、一线教师及领导者等研究型专业人才。^[8]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尝试将传统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转变成一种多人合作的群组研究或称“综合项目”的形式。^[9]“综合项目”成果不一定是传统的长篇文章,可以是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系列短论文组成的档案袋;展示方式也不是一场答辩或演说,而是一个持续完成项目及进行形成性评估的过程,成绩是建立在项目可行性和实施成效的基础上。除传统的课程教授,博士候选人还需要完成一定课时的实习,通过这种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反思实践研究方式,大学教育学院也在建立与社区或中小学校的合作伙伴关系,既培养了合格的专业学位博士,促进了个人的专业发展,又帮助学校或社区解决了实际问题。因此,EdD 培养方式改革的意义不仅是对个人职业发展而言的,而且能够提升大学与业界的合作水平,增强研究成果的可利用性,反映了政府增强高等教育实用性的导向。

二、EdD 与 PhD 的区别

1. 培养目标的差异

培养目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学者和实践者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不同。PhD 教育侧重于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认为理论优先于实践并高于实践,实践是至上而下的理论应用。获得 PhD 学位是为从事学术职业(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做准备,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保存及丰富人类的知识,因此十分重视博士生个人的原创性研究。但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高等教育职业化需求强烈的今天,PhD 常因培养的人才就业适应范围较窄而受到批评。

EdD 的目标则是培养反思实践者^[10]或称实践型研究者^[11],关注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并根据专业背景和个人经历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目标,提升实践者的专业技能,为实践领域的专业知识积累作出贡献。因此,EdD 在入学标准上通常要求有多年的相关领域工作经验。EdD 教育侧重教师个人的实践知识,与侧重集体知识、公共知识的 PhD 教育相反,它认为理论乃从实践中来,强调至下而上的理论建构,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主要是指经验性的、蕴涵在教学工作实践中的知识。相比起公共知识,个人知识是一种柔性的知识,更具反思性和行动性,是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专业智慧,而专业教育正是将这种专业智慧激发出来的途径。从这个角度看,通过个人知识至下而上建构的理论往往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的,即任何理论都是暂时的,并只在一定的背景脉络中有效,因此需要培养更多适应地方教育情境的实践型研究者,从高度学术性的研究转向更注重专业背景的研究。

2. 培养过程的差异

培养过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探究的起点、过程和产出方面。PhD的培养主要遵循的是“课程学习+毕业论文写作”的传统模式,要求博士生有充分的先期准备,查找大量相关资料并做出较为完整的文献综述。博士论文的研究问题通常出自于文献,强调对相对宏观的主题作全面、深入的理论论述;研究结论以理论建设为主,以对实践的启示和建议为辅;研究结果的展示通常为—篇较长的博士论文(一般为4~8万字);评价论文质量时主要看理论架构的完整性、思维的逻辑性及思想的原创性。也即是说,PhD研究的贡献在于研究范畴内的理论知识体系建设,通过建构的理论回应及丰富现有文献。

在最近的改革中,EdD的培养模式朝向“混合课程+专业实践”的方向发展,它与传统模式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增加了对专业工作场所文化的学习,强化个人与工作单位的相互作用,强调对实际工作情形进行批判性反思,再通过反思实践将个人知识概念化。EdD为在职形式,学生的大多数时间仍然在工作单位度过,为了鼓励这些专业人士把工作场所作为研究场域,EdD的毕业论文倾向于由专题论文变为系列论文档案袋的形式(例如两篇平均为3万字的论文或三篇平均为2万字的论文),以一个实际问题为一个研究项目,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就增添了一篇论文。这种方式符合专业人士同时参与多个工作项目、事务繁忙、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聚焦于一个研究问题的特点,更加具有视野上的宽广性和时间上的灵活性。因此,EdD的研究问题通常是从专门领域的实践中来,根据问题再去搜集和挖掘文献,从而进一步提炼问题,一般不太要求文献资料的完整全面;研究结论以拓展实践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专业发展为主,以回应文献为辅;研究结果的展示通常为多个研究项目及多篇较短论文。

另外,EdD强调在宏观背景中寻找小的切入点,为传统研究中被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例如改革一线的教师、弱势群体的学生)发声,它“具有服务社会和他人性质”^[12],因而也更具有人文关怀。评价论文质量主要看研究者主导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理论知识层面更加关注操作技能层面,相对于分析深度更加关注多种研究视角、多种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知识的宽度。因为实践经验的背景脉络具有地域性和独特性,也就不能以研究结论推广性的要求来衡量论文质量。EdD教育重视博士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这种行动在本质上是强调团队协作的,与PhD强调独立开展研究不同,因此群组模式也是EdD改革的方向。

3. 知识范式之哲学基础的差异

PhD和EdD的培养目标差异其实也反映了两者在认知旨趣上的不同。强调理论推广的PhD研究常是为了认识和控制这个世界,因此更多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强调务实性的EdD研究则常是为了理解和改变这个世界,就社会学科来说是为了理解人们的生活世界并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民主社会环境。专业博士学位的性质是实践性的,EdD秉持的知识范式是认为知识从实践中来且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从历史发展上看,EdD的哲学基础来自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传统,通过20世纪早期的进步教育运动,杜威(J. Dewey)的民主改革理念深入人心,教育的社会意识迅速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晚期,弗莱雷强调教育的赋权和解放功能^[13],与哈贝马斯论述的知识“为了追求自由”这一人类认知旨趣相吻合^[14],成为支持批判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教育者更重要的职能不是教化和灌输知识,而是把教育作为改革的工具去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的重要途径是以批判理论分析和打破虚假意识的统治,以行动研究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而发现问题则依赖于反思经验,因此,在成人教育/终身学习中个人经验的意义至关重要。^[15]EdD教育正是强调教育研究的社会使命和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招收有教育管理实践工作经验的学生,课程内容多为围绕实践问题的专题研讨,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叙事探究、批判性反思和参与行动研究等。叙事探究是对个人经验的文本化建构,教师的自我反思最容易在这种生活化的叙事过程中悄然发生,它有利于改变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话语失调,加强学者和一线工作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对话,而教育博士正好可以

使这两种身份重叠。杜威认为,参与行动研究是体现个人经验的意义及其持续性的最合适的平台;反思是系统性的、受过严格训练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是使用现有模式去解释经验并相应地行动,而是从“令人困惑不安的不平衡状态”中呼唤出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用好奇心去探索新模式和新路径。只有通过反思重新建构和组织经验的意义,才能从旧经验中扩展新经验的有效性,使实践从“例行的程序”转变成“智慧的行动”,从强调熟练性到走向专业化。^[16]

这些研究方法的共同点是:1)研究更为注重特殊个案、个人经验及教师个人的缄默知识,挑战传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并鼓励非主流看法的表达;2)研究通常在一个社群/环境中发生、并与他人发生互动/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建构起身份认同并推动了教学专业发展;3)研究实施通常需要多人合作,因为教育情景脉络中的改革不是个人力量能够完成的。从知识范式之哲学基础上看,理解和变革都是意义建构的过程,研究者身份、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等对于研究结果有着重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是完全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这样就在本质上把个人的实践活动引向社会的政治、道德目标。正因如此,EdD教育才可能为民主社会的振兴做出重要贡献。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PhD 和 EdD 区别的分析,我们可以回答引言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1. PhD 重理论性而 EdD 重在改变世界的工具性,两者都有价值

PhD 侧重宏观性、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因而看起来更“学术”,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比实践研究更有价值。两者在培养目标上有所不同,PhD 的价值在于严谨的逻辑思考带来的高度理论性,而 EdD 的独特价值在于其理解和改变世界的工具性。例如,我们意识到官本位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伤害,但通常不愿意直面改革的困难,使理论研究仅仅停留在思辨应然、理解现状的层面,而积极的至下而上的行动研究恰恰可以提供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的火种,通过背景脉络中的身份建构理解制度化权力的本质,通过局部尝试的变革实践逐步改变现状。针对学生多来自学校管理岗位、富有实践经验、掌握一定改革资源的特点,EdD 恰能朝向培养实践型教育家的目标迈进,通过基于工作经验的终身学习,更加

强调批判反思能力和转化学习能力的训练,以符合他们同时关注多个主题、具备宽阔视野的需求。

2. EdD 教育的专业性可体现在建立具有合作伙伴关系的研究社群

目前之 EdD 课程往往和 PhD 合班上课,在教学内容及方法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然而,正如医学专业教育有轮转实习教学、法律专业教育有模拟法庭教学,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 EdD 教育也应当形成标志性的教育学特征。^[17]例如奥尔森等提出的“领导者-学者社群”^[18],旨在于当地背景脉络中营造氛围并创造条件,支持建立具有合作伙伴关系的研究社群,有利于本身身为学校领导者的博士生带领一个学者团队推进所在机构的教育改革。另外,鉴于教师教育的特点,教师专业发展不仅是认知方面的(它不像其他专业教育那样非常强调知识性内容和工具性技能),而且涉及情感。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价值观教育,养成良好的品格、性情,树立教师身份认同显得格外重要。EdD 的目标是使学校领导者或管理者能够建立起学者的身份认同,能够像教育家一样思考,他的思维习惯应当具备容忍不确定性、充满好奇心,既理性又富有情感等特点。

3. EdD 不是“非研究型学位”,而是“应用研究型学位”

专业博士学位与哲学博士学位在对“学术”的理解上有所不同,哲学博士学位被称为学术性学位,强调“发现的学术”,受众集中在学术领域内部;专业博士学位认为知识的应用和综合也是学术,只是研究的导向和知识的范式有所不同,因而受众范围更加广阔,研究方法的选择也更多。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上将职业性学位界定为“非学术型学位”是不准确的,“非学术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非研究型”从而降低对专业学位的身份认同。与其将 EdD 称为“非研究型学位”,不如改为“应用研究型学位”更为適切。事实上,EdD 作为需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型研究生与课程型研究生是非常不同的。为此,有必要在培养方案中强调 EdD 学术研究的质量,而不是将其等同于课程班的学生看待而忽视对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原创性论文的要求来考核 EdD 可能并不合适,但考核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降低教育博士的质量标准。EdD 应该把持严格的标准,在入学资格要求上慎重考量申请人在专业实践领域的工作资历,在培养方案中加强研究方法教学和批判反思训练,才能使 EdD 不至沦为“次等学位”或“山寨学位”。

参考文献:

- [1] Nelson J K, & Coorough C.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PhD versus EdD Dissertation [J].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1994, 62(2):158-168.
- [2] Carpenter D S. On-going dialogues: Degrees of difference: The Ph. D. and the Ed. D. [J].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1987, 10(3):281-286.
- [3] Levine A. Educating school leaders: The education schools project [EB/OL]. [2005]. http://www.edschools.org/pdf/Embargoed_Report_050315.pdf
- [4] Deering T E. Eliminating the Doctor of Education degre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J]. *The Education Forum*, 2008, 62(3):243-248.
- [5] Wergin J F. Rebooting the EdD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11, 81(1):119-139.
- [6] Neumann R. The doctoral education experienc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Evalu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programme [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2003.
- [7] Lee A, Green B, & Brennan M. Organisat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te at work [A]. in I Garricl & C Rhodes (Eds). *Research and knowledge at work: Perspectives, case studies and innovative strategies* [C]. London: Routledge.
- [8] The Carnegie Project on the Education Doctorate (CPED). An inter-institutional discussion about reclaiming the Education doctorate [EB/OL]. [2007]. <http://cpedinitiative.org/>
- [9] Duke D, Dexter S, Miller P, & Mintz S. Capstone project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R]. The Curry School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9.
- [10] Schon D A.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oward a new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fessions*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7.
- [11] Jarvis P. *The practitioner-researcher: Developing theory from practice*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9.
- [12] Shulman L S, Golde C M, Bueschel A C, & Garabedian K J. Reclaiming education's doctorates: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6, 35(3):25-32.
- [13] Freire P.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M].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0.
- [14] Habermas J.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 [15] Lindeman E C. *The meaning of adult education* [M]. Montreal: Harvest House, 1961.
- [16] Rodgers C. Defining reflection: Another look at John Dewey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2, 104(4):842-866.
- [17] Shulman L S. Signature pedagogies in the professions [J]. *Daedalus*, 2005, 134(3):52-59.
- [18] Olson K, Clark C M. A signature pedagogy in doctoral education: The leader-scholar community [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9, 38(3):216-221.

Rethinking on the Identity of Doctor of Education as a Professional Degree

XU La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PhD and EdD programs lie in their purposes, processes of study and philosophical basis of knowledge. EdD programs emphasize application-oriented practice, critical thinking and participant action research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eacher empowerment and emancipation in real educational settings. To correct the erroneous notion about EdD as “an inferior degree” or “non-research degree”, EdD’s unique value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in facilita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octor of Education (EdD); professional degree; action research